

王忠文公集卷七

明王 禕著

婺州新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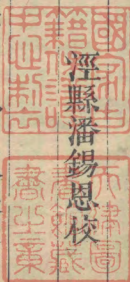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建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殆非一日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宇極地闢疆混一之盛亘古所無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之勞以爲天下旣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衆建省闡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久爰自比歲中區俶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二

一

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屬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乃屬陳侯丞導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似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一丈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甃爲女墻下甃石爲道皆與城相周迴舊有門十一後窰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



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
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甕城版甬並與雉
堞崛起庀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其
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役其不及十石
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
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紀之司爲之倚重所選總視其役者又精
知周慮足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曰
不愆于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爲國家之
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興作常
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爲合義於
時爲得宜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名
以實以太中大夫居今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足稱者州縣長
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二

二

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棣金華尹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
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益永康主簿李煦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
事司浦江主簿暗都刺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
兼照磨係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榮祿公中書
平章政事行省浙江三月至鎮聞屬郡嫠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
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尙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
是時中區倣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
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
於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
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

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家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卽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典起於爲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況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卽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能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未天歷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么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摹勒此碑而俾禕志其下方如此云

乾坤正氣集卷二十七

三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名永興晉許元度隱居山下嘗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旁礴若不可遏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旣乃折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四里而近相地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爲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卽其地爲親之樂丘而構堂其旁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爲著姓其親高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馴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

循而謹飭一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悠然啟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蓋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獸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辱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一

四

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稟固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至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徵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沉於學者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卽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

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之爲學亦既知古之足以爲好矣苟能克其所好而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與仲圭爲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爲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尙有以教我乎哉王禕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

五

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在吾不忍以卽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願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

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獸乎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以爲訓蓋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爲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泛溢稍旱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之並溪之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爲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卽其旁濬渠行堰水以灌溉并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而傅以石故水湍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因不遠至是乾坤正氣集卷百七十二

六

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視昔尤鉅置牖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牖等且闢渠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爲力甚勤而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三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曰通濟堰旣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收溝洫之法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而爲較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聳善扶誼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以紀其勤且告以鄉之人而諭諸爲政者焉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庵者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下
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
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
拒南唐仕爲校檢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歿諡
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夫人時居圍
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
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
止厥有子十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
嘗獵于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是爲龍泉章
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探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
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第三子世安始卽大將墓側爲祠堂以
祀太傅而以都官大將耐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旣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七

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湓令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垣墉靡缺弗
完靡仆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
田多湮沒不存湓捐已貲悉更而復之爲晦若干庵前曠土墾以
爲田爲晦又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蒸嘗之需營繕之費
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祭田悉亦無
存者湓與兄漳各割私田總若干晦別儲其入庵中以供祀事凡
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
有倫旣又立爲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
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宜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
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而非同宗
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
卽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

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變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爲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旣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祉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尙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石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闢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間來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一

八

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卽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惟曰孳孳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至於舜顏可也考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作之

積之夫皆卽是心而充之事所當事初曷有計功斬獲之心而祥慶之臻有不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爲無間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苟處善于家聲孚而氣感父子兄弟夫夫婦婦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閨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誦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巽下震上之爲恒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恒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恒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一

九

恒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恒之道也此恒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恒之爲卦而有處恒之道焉其辭曰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恒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亨而無咎矣然必恒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恒之貴乃恒而守正之爲貴也雖然恒之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薛則受其饋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恒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恒之所爲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凋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爲苟就褻身飭行儒者也而精於鑿時出其藝爲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

及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恒余故
推言易卦之所爲恒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
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埋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爲庸談而
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
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白縣人也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
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卽其
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額曰
明善用爲鄉人之所肄業去○縣治二十五里其地蓋縣舊治也
歲更世易屋旣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行中
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然松陽地左僻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二

十

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薄甚故凡嗣來職教事者不久輒
引去而書院恒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
遂以起廢舉陞爲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
樂欣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仆者使之植丹堊塗墍內外
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昔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
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閱月而訖工爰率諸
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
戶絕者衆君訪其族能業儒者卽俾繼勿絕土有割田爲助則言
於有司復其役其爲力勤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
儒蕭墳等以文爲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
郡縣無大小學旣立而書院亦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
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之所也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

而興起雖爲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悖則無所爲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況茲地其所嘗臨泣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土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目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藐焉陋微無所肖似其幸克樹立獲底于成者繫太夫人之力是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二

七

侍曩歲干戈相尋吾旣越在外服而吾母艱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清人子之得爲者亦旣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設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禕氏聞而歎之曰善乎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爲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羶薌饌羞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爲己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

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既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恒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己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蓋終身而後己也終身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庵記

麗水湯君屋字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丘於柳林前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一

十一

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旣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卽其旁作庵焉而爲庵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爲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沒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天者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沒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或舛也沒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沒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爲盡吾無以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庵之所爲名也他日君之子

烜與余胥會江東爲余道其言如此請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巒互拱三峰前揖而其間阪陽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爲吉壤而庵爲重屋三楹間宏敞緻密後爲夾室前爲明軒室以安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枝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庖廩漏圃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願并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爲人敦茂淵慤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襮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爲之書以毅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嘗永嘉郡文學與余友云

章氏義阡記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二

三

龍泉章君珪使其弟之子存厚致言於禕曰距龍泉縣西七十里有山曰玉峰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氏先世之所造也當造寺處山支爲兩岡東西分其西岡尤寬平豐衍爲風氣之所鍾故爲李氏業而吾與弟溢購得之在昔堪輿家嘗畱鈴記謂茲實吉壤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宗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俱葬于茲焉顧非敢謂義事而感請名之曰阡願爲之記以毅來者使不廢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何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同井而畊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賙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焉無主後也里胥主之泚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

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散無所繫生死自爲命而無所賴乎其上世變之敝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塚狀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蓋嘗集義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蒙其惠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爲安豈非所以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此心也公溥而周徧使民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宮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獨賢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爲學宮聖賢之爲心蓋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嘉與宗族里黨咸受其麻蔭其視范公一何盛心之有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諡字三益並以行義稱于鄉邦義阡爲地若干晦其界限乾坤正氣集卷二十七十一

號名別列于石陰茲不著

西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云上有九峯出碧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華其詩有秀出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其辭有奇譎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機宋仲堪嘗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又賦詩凡百篇於是九華之奇形秘迹瓌詭幽邃之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蔣灣皖相伯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巡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尚詩禮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倜儻好義遭時多故集義旅以衛城邑人賴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率鄉人使畊墾荆榛之墟荐爲稼穡民以故得不死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

嘗授以閫帥之職且其於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之游
公清嘗卽所居之旁別築館舍以爲游息之所開軒而東望九華
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館曰九華山房間求余文以記
之蓋自昔君子其志於丘壑者初未嘗忘情於用世及旣爲世用
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
記有若王季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祕
書郎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異人天皇九仙飛身之術
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勳臣嘗以司徒鎮江西晚乃得謝
營宅九華之北因賜號九華先生而終老焉此其餘氣遺躡去今
未遠猶有存者公清生長于茲庶幾聞其風而興起顧今方嚮任
用雖林慚澗媿或不免他日苟功成名遂獲返初服而逍遙林
壑以樂其真媿之昔人又何媿耶余辱交公清故爲之記旣志九
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一

五

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之槩不可以不審母謂古今人爲不相
及也

壽萱堂記

嚴陵馬氏自禮部尚書鶴山先生顯于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
世有聞人遂爲衣冠望族其八世從孫曰禔字德希者余所友也
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間嘗爲余
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顏願得一言爲之記余不得
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親之壽也然而致
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且悅乎親之心卽致其親之壽
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悅故是以草之忘
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樹之庶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
南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

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衛風此詩本室家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事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堦慈親倚堂門是始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憂之忘則悅之所由生心之悅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也吾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清甘旨之奉凡人之所能者旣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感者仁人之至情是以救水有逮事之娛風樹興不待之歎蓋親存則歡泰而情盡親沒則哀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一

六

悴而理極藁莪之詩旣賦萱草之念愈深慨存沒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昔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猶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孤稚蚤嬰不天之禍夙爲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姜詩之婦儷則下鞠冲幼孟軻之母媼儀二紀斯逾一貞彌固冰霜之質蹈乎四德珥壁之譽播于九族觀其明景內映清標外凜往牒所載何以尙茲君幼稟慈教恭承懿範籛金之誨克奉周旋析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秉德砥行則徽蹟於士林敷聲騰英振遠猷於宦轍庶幾養隆三釜事協寸心元直之願不踰太真之略兼著者矣夫何昊天不弔荐降閔凶坤厚傾頽靡所憑藉仰顧復之甚至奈遺棄之伊速結遐感而匪徹擁永慕而莫從明發所懷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安遺象因燧穀之改序備蒸嘗以致敬爰有嘉

卉產於前埤分秀于淇園跡美於負谷勁葉扶疎歷長夏而不改貞節凌厲傲歲寒而特立誠足以旌先闈之素守表偏壺之孤操因揭慈竹用扁堂顏是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也想夫朝夕瞻視馨歎之音如在歲時饋奠焄蒿之意常臻彼丁蘭之刻木屈到之獻芟要其至行良可同倫若夫蔡邕之園棠同心而別翰王哀之墓柏著淚以偏枯瞻此無知殆如有識較慈竹之攸植儼聯芳而相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之恩涓塵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既烈衆瑞必符隣火不焚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貺昭然故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也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玉筍負季路之米方媿未能贊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姑述梗槩式貽後來云爾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一

七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謚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錄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間莫不嚴設祠房以爲安靈揭虔之所且因卽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棲真觀之西廡位置迫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鳳六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平政治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諭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信不可誣今茲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衆皆曰唯爰卜地于覺宮之東偏其廣袤可二晦爲殿宇三楹間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締構如式且手植四桂於庭而列以羣卉交映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旣竣事使來謁記於予惟吾婺夙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將相者項背相望東陽婺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

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繇自邇文昌之神陰
相默佑之者昭朕甚明粵今茲功既集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
不徒以民事爲己責而汲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爲己任新作祠宇
用揚靈休其假寵於神明以嘉惠二三子者至矣視夫盛宮室以
奉異端美臺榭以事游觀者不既賢矣乎維神有靈洋洋如在邑
之人士三年之後將必有拜君之貺者予雖不敏尙當執筆屢書
之姑述不略以爲之兆云爾君名恕字肅道由憲史以選來居入
官相是役以成君之美者令尹陳君希顏主簿口君仲明典史王
裕也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爲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高幾千百丈
緜亘數十里當其陽有峰拔起卓特而圓粹曰潛嶽亦曰夫容
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一

六

峰由峰之趾支爲羣岡蜿蜒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
在焉溪從烏傷蒼義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爲雙溪城東
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鬪城據其上形亦攜以旁
出直城之陬上構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鎮之三
年威行惠孚軍政甯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
五十尺爲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
閱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第見修費穹棟傑立翬飛上出於霄漢
然莫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旣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屏障擁
青排紫拱列几席外溪流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舄之下百里之
內聚落烟火川原林木田疇桑麻禾稼之屬一舉目可盡也清風
徐來襟度曠爽令人有超世之思故取唐嚴維詩語名之曰清風
之樓郡城之南有樓曰八詠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而爲清風樓

爭雄競勝而溪山之槩攬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賢士大夫游俾余爲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爲樓觀之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爲樂哉必有事焉可也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爲重觀民生之多艱侯於是殆有不勝夫慨然者矣昔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乎此固侯之志君子所當以爲勉者也遂書以爲記

致思樓記

歛鄭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二百武而近窀穸之事旣云畢矣則作樓居屋之偏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見矣吾於是焉致吾之思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爲記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恩莫可得而報也夫旣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其咲語非特祭祀之時爲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者無時乎不思亦無所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顧猶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懇則著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託於茲樓以志不忘而已想其登覽遊息於茲也雲烟之卷舒草木之榮悴凡景物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不觸其目者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莫不唯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獨尤拳拳焉吾是以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顏之左方以記之以告鄭氏之子孫并眎歛人焉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一

九

著存齋記

著雍沿灘之歲春正月晦金華王禪還自江右謁丁士梅氏京師

之西郭門入其戶聞琴焉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余盡然曰此
祥琴也而胡爲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
梅泫然流涕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難有母而弗能以
養也越在外服蓋累年矣日者訊至則吾母之沒也久吾於是爲
位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
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
僕之不孝著存之念其焉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
雖朕子尙有以言我之志乎故禱聞之君子之孝也盡諸心焉耳
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
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乎周旋焉愛其本之懇以先之愛也者
主乎恩而無間者也慤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愛焉慤焉而兼
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旣見其容儀矣存則
若親奉其周旋矣著矣存矣而吾之心盡矣嗟夫君子之於孝其
復有加於是哉余自與士梅交莫逆而無間也知其爲人力於學
者也勇於爲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田是而充之
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有謂能道吾之志
也已雖然盍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也乃遂書之爲記焉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爲壯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鰲諸山山水明秀民
俗淳美異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
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燬焉郡地旣入職方朝廷慎擇才賢宜
郡縣而惠綏其民於是德清則黃君宗義爲令熊君鼎爲丞喻君
興泰爲主簿冬十二月旣至務以布宣聖天子及下之仁民皆獲
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旣就緒則相與謀縣有治所以出政令

而示等威今墮廢若此不宜不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
從出黃君乃爲其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
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狀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被掄選膺
牧字之責以臨蒞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况山川之
勝今猶昔耳輪焉與焉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
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聞黃君言心感而誠悅咸
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首作廳事繼又復爲堂而
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樓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庾湊
圖之屬靡不具完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
不與僅數閱月畢潰于成及秋熊君入爲左吏又明年春出持浙
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黃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
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蓋去民尤近者得民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爲尤難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黃君爲縣
以明達之才施豈弟之政而熊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
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使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悅以使之而
得其心故雖役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爲竊獨喜黃君
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
君字伯穎喻君字某贊其成者典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倡
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
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棣南穆陵也營丘於齊爲東偏非其土之中
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贛者曰仲善

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卽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間來謁余曰願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者也太公卽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艱也及旣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丘之義也後世之爲呂氏若念其先創國之難則固當勤勞以爲業也思其先之正乎首丘則固宜忠厚以爲心也今仲善士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非忘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其系亦本乎營丘者也累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落南而居吾娶者是爲文清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清之自稱與人之乾坤正氣集卷百七十二

三

稱之必曰東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者猶其稱乎文清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丘爲居名也固吾文清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爲學焉斯可也苟徒冒其居之名曰營丘而曰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呂氏也仲善氏曰諸吾敢不自厲也雖狀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之言益我也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遂記之記之者爲誰娶人王禕子充甫也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卽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虜以北畱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愜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一

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子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觀其面目嚴凜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嗟呼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象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尙爲有人心也哉

畫象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慈溪縣學記

慈溪有學始於宋慶厯間劉君在中林君肇相繼爲令因舊制重作孔子廟復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設師弟子以興于學後更廢弛屢經繕治二百四十餘年入國朝元貞丙申廟學俱以葺毀爲政者嘗一新之又六十年當至正甲午而陳君麟來尹茲邑觀其現制褊陋屋室蠹壞愀然歎曰學政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者聘番陽徐勉會稽錢宰兩先生爲弟子師將盡撤棟宇之舊而新是圖適時轄虞疆園多故方務訓輯師旅以禦外患旣而威惠並著境內晏安乃遂大興土木捐已俸爲衆倡僚佐士民皆相率出錢致助莫敢後於是禮殿以及兩廡重門悉易新構而講藝之堂棲士之廬先賢之祠校官之舍至於庖湔庫庾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三

二

各以序爲峻其垣牆端其衛道內外規制舉稱其度無或不新焉其位置大抵仍舊而崇高宏廣鞏固巖密非復昔比矣始事於丙申之某月訖工於丁酉之某月役成君旣帥士者行舍菜禮教諭崔植以謂賢侯作興之功不宜無所紀述書來屬禱書其成績益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兼備莫於今爲盛自京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春秋祭奠庶事惟謹而弦誦之聲洋洋盈耳藹乎三代之遺風焉夫何比年以來宇內兵興儒服俎豆之事往往而廢獨慈溪得賢師帥如吾陳君本疆而用裕文事武備設施有方不以干戈廢禮樂而學政之修如此古之學不惟祭祀鄉射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收藝選言之事卽是焉講而出兵受成論獄訊囚之故無不由之君之於慈溪其庶幾復古之意者矣是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穆穆魯侯敬明其

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逆道之人卒化於善故又曰既作泮宮淮彝攸服贊美之辭必舉乎德而土木之功略不復道可以知所本矣今賢侯之德嘉惠乎斯文已厚土之游息於斯者日新其德以稱夫興學之意將見其効之所極無不順服於德化魯人之頌其不復作於今哉昔慶厯之記臨川王荆公實爲之凡先王立學之原教學之法論之爲詳顧禕末學何敢措辭然念與君交有素誼不得苟讓輒序次其歲月使刻諸麕牲之石君字文昭永嘉人起家甲午乙科進士初筮卽製邑慈溪治行爲浙東最云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三

三

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蝨鞮登而汗介胃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朕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元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

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畱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四

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欣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轂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狀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絕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戒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子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其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爲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爲黃門隋或以中書爲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鑾臺中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五

書爲鳳閣元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爲黃門省中書爲紫微省尋皆輒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黜陟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抄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口勅曰勅旨曰論事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其人門下取旨旣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弼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

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秉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宏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爲記

清寧堂記

清寧堂赤松山道士俞君元吉之居也初俞君之師故藏唐李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三

木

冰所書天清地寧四大篆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貫皆爲之題識亦旣勒諸石矣於是俞公復與其徒陳君一山構堂竇積觀之西南偏而因用清寧爲堂名陳君雅辱與某游爰來徵文以爲記某聞之老子之所謂道者一而已一者道之本原所謂道生一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故其言曰天德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夫天人見其穹然而覆也地人見其塊然而載也而孰知天之能覆以清故也地之能載以寧故也天之所爲清地之所爲寧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夫其爲之宰者亦曰道而已矣天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覆焉而不崩乎地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載焉而不傾乎不崩則清不傾則寧其清其寧者自然之體也自然者道之極致卽本原之謂也究其本原則道固在天地之先矣道體本清寧烏有天地得之而乃弗清寧故夫天無以清地無以寧者

由天地之失其道也一失其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其
又言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夫侯王之能制天下萬物之動而
正之者亦不過本於道而已耳嗚呼老子得一之論不其爲五千
言中之要旨歟抑吾又聞之儒者之說蓋以天地位爲致中和之
極功而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於斯意者老子之旨將不外於是
外於是以爲道固非余之所知矣陳君質粹而性敏學道甚早道
德之書旣習而通之顧余身爲形役方務與世相馳騁而與道益
相反道之爲道末之有得也其將何辭以復於君他日或者與君
從游於方之外內聖外王之學尙當相與商確之以各究其所得
君其亦必有以教我乎哉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縣大夫張侯以書來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七

請曰願有記也始侯將爲廟以其事言郡府禕適忝佐郡許爲之
記及是廟成而禕迫於召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
廟成而記之執事嘗墜言矣願無卒辭辭旣不獲乃爲書其成績
以爲記按郡志漳爲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
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爲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厯
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
廟祀孔子然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
國家旣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漳旣入職方
廟廷慎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選宰漳浦旣至用故事謁
孔子廟見其棟橈柱折頽敝已甚慨然嘆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卽
圖簡材募工而重作之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
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尺而深如廣

之數輪奐具美規制聿加旣又治其門廡修其牆垣於是始稱其爲聖之居而講經之堂肄業之舍與庖廩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矣乃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舍菜之禮又俾民之子弟游于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道而敦俗化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介乎閩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姦宄所出沒其俗悍其民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成也侯通經博古夙以文學名其爲漳浦勤於政理而尤汲汲焉學是興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所可書者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是役也廟之費爲最重故禱舉其重者特書之使刻諸石用以志漳浦之學其與自張侯始侯名理字王文番禺人由徽之黟縣令以承事郎再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三

八

調來漳浦佐其事者丞金華陳堯民典史錢唐方好文也

學詩齋詩記

寧海鍾君舜舉名其居曰學詩其言曰昔者吾嘗聞諸夫子矣不學詩無以言唯學詩也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吾早歲授經於父師而詩是學亦旣用其章句之說以取科第矣旣而思之詩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詩以理情性是故聖人有優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禮義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若是者吾將終身從事焉而不敢以或怠此吾齋之所爲名也他日君持節使者節蒞閩中余適被召自閩南還胥會焉具以其言爲告余因筆以爲記而復爲之言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余所能知自章句言之則余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

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尙矣自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芣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汜螽斯配小星天桃配標梅兔置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雷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間而又成王之頌乃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朕素絢唐棣狸首繼柔諸詩旣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筮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乃與正雅同其篇什幽風非變也乃繫於十三國之末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三

九

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之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者學詩之要無以易此矣世之習而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吾鄉先正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禱之無侶竊亦有意於此而力則不能逮以吾鍾君之好學故願相與商確之若夫情性之所感有得於章句之表者君尙亦有以語我也哉

楊氏墓記

楊氏在吾烏傷爲望族世居縣南四十里之赤岸宋南渡以來擢

巍科躋膺仕者踵武相繼迄今二百年而子孫彬彬世其先業號稱衣冠家有曰芾字仲章其尤卓然能以儒學自名者也芾間爲余言曰昔我高祖諱焯嘉定甲戌進士仕知南雄府中奉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呂氏黃氏宜人胡氏曾祖諱埴由世澤入官仕知肇慶府奉直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妣宜人錢氏兩世墳墓俱在雙林鄉蜀墅塘之南南雄府君與呂氏同穴而黃氏胡氏別壙耐其左少南則肇慶府君與錢氏之藏在焉兆域相望不出百武爲山約二十餘晦疆界可考也我先祖將仕府君之沒也先人貌在幼齡爲所親者竊契券盜鬻里中富人陳氏而楊氏兆域子孫莫之保矣先人在時願出已資贖之而不可得蓋齋志以沒芾長幸有知痛心疾首誓畢先志頃歲庚以元直乃始復歸我楊氏先人之志庶幾以酬而吾他日亦可以見祖宗九京矣厥旣加之封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十

樹約宗族昆弟歲時修拜祭之禮然恐我後人或不知其故也妄意吾子惠之一言刻諸墓隧俾後不敢忘余竊聞之祖宗之於子孫一體之分其精神血氣相爲流通者也墳墓者祖宗體魄之所託夫苟子孫不能以保守則亦奚取乎一體分哉楊氏二世之墓自卜吉於斯僅百餘年而乃占於他姓者數十載爲子孫者固宜知所感憤况子孫之賢有如芾者寧能不以爲己責乎今也故壤旣復堂封如舊死者有靈斯卽安於地下而子子孫孫歲時皆來顧瞻松楸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先儒有言不忘乎先塋孝之大者也芾於是乎能孝矣志其事于石豈特以眎楊氏之子孫凡天下之知有祖宗者尙因楊氏之有儼也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國家底定南服乃洪武元年三月詔卽福建置轉運使司以總鹽

政重國課也於是濠梁楊公楨吳公某並以器能昭被簡擢楊公爲使吳公同知其司事越二年二公謂凡官府皆有題名乃謀襲石書而刻之俾來俾余爲之記蓋福建所隸者八州人物繁阜煮海之利昔稱易辨朕比歲兵興之餘戶口旣耗而課額倍增人以爲病惟二公能究其利原革其弊蠹以故績用優著大課告集其可謂稱吾聖天子所任屬者矣是故題名之建卽姓名以識賢否因歲月而稽黜陟勸懲之義於是乎在今茲所書自二公始而虛其立以俟來者云

友怡堂記

禮部黃君子邕謂余曰昔我曾大父年六十有三而我大父以生曾大父蓋年九十四而没大父承其堂構惟謹實生三子長則吾先子泰和府君次則吾叔父克明甫克已甫也盱之新城吾黃氏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十一

世居之南對簫曲諸峯巖姿壑態近在目睫有亭館園池之適焉吾二叔父雅敦友愛之義故克明甫所居之堂扁曰友怡所以志也今也二叔父年俱及艾而吾睽違之日久蓋叔父之視吾猶子而吾視之猶父耳子尙徼惠斯文之好爲文以記斯堂庶幾有以道吾叔父之志而慰其心乎余聞之兄弟之相好出於天衷之所降民彝之所秉非自外至者也詩曰因心則友心者天衷民彝之所具謂之因心則益與生而俱生矣而豈自外至哉是故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曰兄弟怡怡此其言兄弟之情至矣自世道日降政靡俗裂而後闕牆之誦興君子未嘗不深歎於斯焉今克明甫兄弟之友愛如此雖其能由乎聖賢之教抑亦天性固然有非勉焉者歟傳曰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有如克明甫之友愛將見其由一鄉以

及一國莫不化之又豈特爲黃氏一家之善而已哉余是用推其說以復子邕而致諸克明甫請揭諸壁間以爲記若夫棣鄂之歌荆樹之曲則羣公與子邕游者當爲之賦茲不復云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贛郡城南二十里按震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龍從而其支岡有比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馳屬於郡治故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脉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崖先生乃遷于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贛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仕今昭代厯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所至卽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鄉土之思也間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已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已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己之道也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己以對天下木末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敘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爲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

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卽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効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蓋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壑態朝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祕騁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鷓適軒記

禕嘗讀列禦寇莊周書知夫人生天地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一出於天之自然誠有不可以人力爲者故古之至人所以和其天倪全其天器而至於無爲者不過安乎天分休乎天均以自適其適而已自適其適者順其天之自然也天下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三

之物曾足爲吾累乎盍亦觀夫斥鷃者乎其飛也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彼則自以爲飛之至焉大鵬翱翔於天池不慕之而強其力之所不能鸞鳩畢志於榆枋不鄙之以優爲而不爲何也彼以得性爲至盡分爲極自適其適而他不知所以然也然則人生天地間求所以自適其適者其可斥鷃之弗若乎今夫世之人不能無累於物而囿於物不知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者皆一定而不可以人力爲方且以有涯之生極無涯之欲心術內動機械外張狂顛困躓日夜務與天敵而奮不知止是豈惟視斥鷃之自適爲有媿固與蛄蟻之轉丸蝸蝓之緣險無異矣不亦悲乎泰甫貢先生世居宣城南湖上號衣冠家其寔閒之軒扁曰鷓適蓋先生博學高見道充而氣和久淹外服不以疏遠戚其意入官王朝不以榮寵嬰其心政事文章舉足以名世矣而未嘗

自有其有也故人以謂是殆庶幾自適其適而物不能以累之者也然則先生之名斯軒固將託以自見歟雖然禱聞至人以太虛爲家以無何有爲鄉視所居所處皆蘧廬也而先生猶不能忘情於斯軒何耶他日先生屏迹於太虛之家而稅駕於無何有之鄉顧禱畸人庸詎知造物者之不有以遂我得乘成以隨先生耶姑記其說以俟

歸全精舍記

吳郡袁君旣葬其先府君於吳縣胥臺鄉穹窿山職塢之原而請銘於內翰黃公尋直墓右結廬一區爲歲時拜祭會聚之所扁曰歸全精舍屬予記之嗚呼人之有身父母全而生之則必全而歸之蓋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矣是故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分其血氣以生我而我稟其血氣而身以生是人子之與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十四

父母其血氣蓋相爲流通也故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然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弗知敬愛之以全其歸者其尙得謂之孝矣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溫清定省左右以安之非孝也養也養也者奉父母之體而非所以敬愛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其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歸而能全乎故昔之以孝稱者蓋頃步而弗敢弗敬愛其身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有虧其體者乎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於身不敢以羞貽父母之遺體而有辱其身者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若曾子之臨終而啟手足而後知免者斯其謂之全而歸之者乎嗚呼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而後始可以爲孝矣吾聞府君力本尙義以善稱其鄉迹其始終蓋無媿於歸而能全者也旣終且葬而以歸全名其墓右之廬者君所以彰府君之孝於無窮也

然則歲時而拜祭焉拜祭而會聚焉君之至於斯也履秋霜春雨
之降而感時序之流易懷愴怵惕之心油然而生念府君之孝而
不可復作則所以敬愛其身而體府君之孝以爲孝者得不重自
勉乎嗚呼孝子不墮吾尙於君望之府君之名諱里貫與平生大
槩已具于誌者茲不著君好學有文行信其名可立其字云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國朝各路置總管府其官屬自達魯花赤總管以至推官皆聯銜
署書而刑獄之政則推官專任之故府治之旁推官別有廳事以
爲詳讞之所謹其職嚴其體也婺州爲路以來其府治當大德庚
子改作於總管夏公若水元統甲戌更新於經歷元君思忠而推
官廳居其東偏規制褊陋歲久弗理日廢以壞至正乙未之春推
官張君彌遠始至卽圖致力而重建焉謀諸同列蕭君國用旣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五

爲當白于達魯花赤荅納班公總管陳公以實莫不以爲宜而資
用無所於出陳公乃爲之經畫得錢五千三百四十緡爰購材僦
工撤其舊而一新之其正宇爲屋以間計者三高廣皆有加於舊
左右門廡悉就整飭崇其階阨峻其垣牆內外墜塗煥然畢備庀
工於六月己巳再閱月而落成等威有禁限之防事情無宣洩之
患所謂詳讞之所者於是爲始稱矣其構興之歲月咸謂不可無
紀俾禱書之以示後來夫推官之職在乎持法以求民之平者也
然而職於持法而不能使民不犯法能盡撫字之道而使之不犯
法者其郡守乎今陳公爲守威行愛立務以清淨化民欲民相安
於無事而張君斷獄處決平亭濟以剛明本以仁恕未嘗奇請他
比以爲察以故其民尤賴之夫能有以使之不犯法而或麗乎法
者又能使之得其平上下相成如此民其有不治者乎斯宇之建

所可書者固不特構興之顛末而已也是役也判官伯顏君經歷王君弼知事錢君淳並贊助之而司吏張守信始終任程督之勞云

甘泉寺佛殿記

分水縣北二百步有山曰玉華山之南有寺曰甘泉案圖志山嘗出泉玉色而甘故名玉華寺居山趾瞰泉上亦因名甘泉晉天福三年縣令錢滔所建也中更廢壞其故基多爲嶽祠民居所侵占歷歲滋久莫可考已今至正十二年大盜竊據縣治主僧普潤猶守義不屈寺爲其所燬百年棟宇鞠爲瓦礫之區寇退潤與其徒正印圖復其舊有志而力不能爲也明年春縣大夫高昌君實來謂茲祝釐之所不宜不卽起其廢乃捐俸貲爲倡好事者頗仗助之遂簡材庀工新作其佛殿爲三楹間重檐阿于四周規制宏壯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六

而藻繪塗墍之功畢備焉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十四年十月某甲子其成之年月日也蓋分水地僻而賦薄其人勤生而畜施大抵其土所產不過茶炭紙漆絲枲之屬多山少田粟米無以周一歲之食恒仰糴他境而執業隸編氓者則皆能自食其力無懈人然習尚簡朴不事華飾大家有畜悉鬪吝不發而比歲科繇殊極計其所畜亦僅足以供上之徵斂而或且弗能給其俗如此其於施何如也顧茲宇之建潤旣不善飛奇鈎貨以病民而人之好施者復鮮非得縣大夫爲之倡則其成亦豈若是亟乎君名明里不花字惟一以廕補官主休寧簿擢江浙行省掾乃來幸分水基年政成三皇孔子廟諸神祠燬于寇者皆新之惠愛及民固多有古循吏風殿成卽介其縣文學馮宗禮來請記君與子雅相好且分水子嘗至焉故畀之記因道其土俗及君政績使刻以示縣人

壽菊堂記

江東肅政廉訪司經歷寧夏吳君名所居之堂曰壽菊以奉其母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實生四百有八十甲子而九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賓客咸會舉觴爲壽或有言者曰善乎君之名斯堂也花卉之屬爭妍競秀鮮不朝榮而夕悴而惟菊也早植晚發之盛衰不與衆卉同霜露旣降草木黃落其花始開開而未嘗落落而未嘗零操孤高而質幽烈故昔人有晚節之稱焉是則凡卉之能壽者宜莫如菊卽壽菊而名堂不猶莊周氏取喻於大椿者乎或又有言曰菊非特能壽而已也而且能致人之壽焉蓋其稟氣之正中和所萃服之者有長久之益故昔人以謂輔體延年莫斯爲貴而南陽之菊潭飲其水者上壽至百二三十其中亦百有餘歲物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七

之能致人壽者其有過於菊哉衛之詩人嘗託興於萱草之忘憂今君以菊能致壽而有取焉殆猶詩人之意云爾或復作而言曰噫菊惡能致壽也致壽有道非假乎菊也是故人子之善養者內有以悅其心外有以寧其身此致壽之道也記禮者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公卿大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無勞倦焉令名所由成也令名之成所以悅乎親之心也又曰烹熟糲藟嘗而薦之温清定省左右以安之夫飲食寢處之間孝子弗敬謹於是則無以爲孝也故飲食寢處之適所以寧乎親之身心悅而身寧致壽之道不在茲乎惟君起家進士方以文武忠孝建立大節以揚名當時而祿又足以爲奉養之資所謂內以悅其心外以寧其身者蓋以兩盡以故太夫人春秋旣高而愈益康強則所以致其壽者固有在矣菊云乎哉於是衆皆以其言爲然則屬

筆於禪使書之禪不敢辭因次第答語書以爲壽菑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濟教寺有萬善戒壇普爲四衆傳授三聚淨戒之所也寺蓋宋紹興末洪濟大師智卿所創戒壇在佛殿後隆興初賜寺額爲仙林壇曰隆興萬善淳祐間加寺額爲仙林慈恩普濟壇曰淳祐萬善大乘至至元中祐巖法師榮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寵奉帝師命復加今寺額而爲壇主至正三年寺厄于災壇亦就毀其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師就公來領寺事以興廢起墜爲已任久之始克哀衆施建大佛殿繼又罄已資率耆舊僧建三門兩廡及選佛選僧二堂惟戒壇未及興建而爲費最鉅蓋戒律之宜諸天龍神人及衆人之所畢集非有崇棟廣霽穹座邃筵則無以致其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人天之觀聽而一其皈嚮之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七

誠鄙人顧君天祐父子者嘗與就公論道而有契焉慨朕樂爲之造就乃捐金穀購木石卜吉而庀工爲殿以間計者一前後爲二棟列楹十有六其崇九十有九尺去其崇三之一以爲廣增其廣四之二以爲修而壇居乎中壇高九尺有奇飛榭步檐外稱其度綵幢寶蓋內極莊嚴始事於十一年正月日至明年十月日而訖工塑繪像設者顧君之配舒氏而上下瓦甃則其子婦戴氏伙助焉竊聞我佛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于世普爲衆生設方便力成就佛果菩提是故宏敷軌範式示開遮詳布科條用垂汲引律之所戒教由以行學徒有所攝持常人有所趨向故得以去惡而就善超凡而入聖或智或劣皆證大乘若王若依悉成佛道後世律師教主代佛宣說將集四衆必有壇場此戒壇所爲建也今就公務隆祖道載揚宗風圓機應人能無留礙而顧君宿植德本雅慕真

乘於世有爲一無吝惜宜乎茲壇之建以虞爲成有所不難而亦
有非偶然而然者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此豈有漏之因人天之小
善而已乎就公名智就別號道翁越之新昌石氏子以十年被旨
護持寺事顧君字祐之錢唐人

紹興讞獄記

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出爲紹興總管府推官
郡之有推官職專詳讞刑獄而紹興爲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
衆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爲之則固有異於人
人者矣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鹽夫史甲二十八人取鹵海濱
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聞而往視之
怪其無他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
連高史等旣誣服高亦被逮不置公密求博詢則里中沈丁載物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九

抵杭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其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等未嘗殺
人以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橫行村
落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投其尸於水走告縣曰我
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會赦遂以寃獄
釋公追鞠覆案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民有阮福者溺水
死指以與謝甲鹽船遇因致其溺公考問左驗致其溺者乃趙乙
也坐趙而釋謝徐德元告其弟姪以毆傷獄旣成公知其誣繼而
里民累數十狀發德元所爲不法事公簿責德元恃強橫武斷鄉
曲持官府短長及是又以非罪排擠其骨肉釋其弟姪而坐德元
徐長二訴其弟爲郭甲郭乙所殺眞殺之者實乙而豪民鄭丙與
甲爲仇家故嗾徐使連甲公旣釋甲卽以其罪罪鄭杭民黃生有
田在縣境而近僧寺歲來收租與寺僧交僧召黃及其僮二人飲

酒酣其一人譁侮僧其一人責之不服則擊以他物誤中其腦以死僧想移其屍寺外執黃以訴謂其故殺人相脇欲要貨賄公揣知其由出黃於獄縣長官鞫繫董連二十三人持軍器謀泛海爲盜公廉問得實所謂軍器大半皆農具且他無爲盜顯跡乃當連等五人私持軍器之罪餘置不問楊茂獲海賊二十人不分首從將悉處以死公以省錄其爲首者止八人餘皆誣誤並釋免之諸暨民葛壹素亡賴客有過其里買栗者貪其才給之曰某山栗多得利可倍我俱爾往客從之至山深無人處以斧斫死之旣而其子來迹父所在復給之曰而父在某山中與俱往又殺之久之其妻訴于州不受則訴于公公命吏詣葛所居里推究之盡得其故執葛繫死于獄仍磔其尸黃聲遠僞造鈔旣自首與之同造者黃甲也甲坐繫十餘歲於法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與自首者同罪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二十

而有親者比自首公審甲與聲遠乃有服從兄弟卽釋之何成訴其子因黃保至其家徵租驚想致死具獄上公按之則其子死以病而黃與何有隙以故誣黃抵何以罪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其同造僞高嘗與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旣捨姚因以加諸高而魯與高不相識孫以事啣之輒并連魯公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鞫之辭屈情見卽釋魯而當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會稽袁寶與所親二人泛海遇劇盜李麻千在海上懼而從之至潮陽麻千率衆請自新官給袁等信券使歸旣歸而拘之仍以盜論公以謂袁等在潮陽旣以自新復加之罪則失信於民貸使復業陳興恃富豪構結巡司以被盜爲緣誣平民王氏執其妻燒錢灼殘其體公痛懲之蕭山吳宣差父子怙勢爲暴鄉民被其害甚張文有墳山強據之文訴

于官反枉文以誣告公直其事吳父子皆伏辜嶮縣張氏婦訴鄰人張甲以刃傷之蓋張氏始通於張甲旣又與富民裘乙通以是致爭互持刃相傷也悉置于律上虞縣胥徵湖田之通租愚民聚衆毆死之根連株逮係縲百餘人公窮竟之得首罪者一人以死論爲從者十人以減死論縱九十餘人郡地瀕海惟鹽最爲民病有余大郎者私鬻盜鬻招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至強人受買莫敢誰何或發其罪公命督捕之繩以法徙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盜鬻而麗于法者多連及無辜所司爲之傳致並緣爲姦利公下令事覺止坐犯人不得轉相連逮平反者前後亡慮百餘事其凡刑名之事無大小必記于籍立限勾稽吏曹無敢竒請他比以舞文法間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意之所向萬夫莫回事之所疑片言以決故能庭無滯訟獄無冤囚豪強慙服善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三

三

良賴以爲安公在官四十三月去之日郡民家爲位焚香以拜父老攀留填塞道路馬不得前追餞數十里涕泣而別囚之居囹圄者聞公去亦皆慟哭不已嗚呼是區區者誰實使之蓋公儒者誠以本之恕以推之剛斷以濟之公正以持之故其原心定罪探意立誠一皆合乎春秋之義以及有是也漢儒以經義決疑獄世之論者顧以爲闊疏然則儒者之用果可與傳爰書惟法令是師者同日語哉公於紹興所讞獄事其蹟之著者不可勝數今姑存十一于千百著之于篇將使世之爲吏者有所取則焉爾他善政已具遺愛碑者茲不復書公名師泰字泰甫由國子生釋褐授泰和州判官擢江浙行中書掾史入爲應奉於翰林乃調推官紹興由推官復召入翰林爲應奉尋遷宣文閣授經郎今除翰林待制云

王忠文公集卷九

明王 禕著

涇縣潘錫恩校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韞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棧爲秦王第三子柵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櫛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樽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警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彝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

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草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朕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彝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四 二

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故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燿奉表稱臣朕遣齋詔印仍封王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燿已逝今世子日燾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燾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旣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尙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尙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尙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卽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尙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三

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皆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尙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卽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茲

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眞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彝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四

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卽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恒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招安諸處盜賊詔

朕以眇躬託于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思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兩紀于今矣朕繇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顯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兼以所在收守撫字無狀以故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于關陝荆湖二江二浙而南底于閩粵嶺海大憝小醜浸繁有徒戕殘我人民蹂躪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凝結生靈塗炭間井邱墟國家百年養育之功一旦蕩然興言及此深用媿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煽誘以陷于匪人苟究武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改行爲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已宏物朕所不吝自今爲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苟從招安卽與原貸非特待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怒於上人怒於下顧惟非薄敢昧罪已凡爾將帥尙咸諭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輯以圖底于康寧用副朕引慝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不爽其明聽毋忽

誠諭中外百僚詔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尙三代而上忠朴質文之屢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爲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朕當法制之肇建實惟吏議之首遵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

白獻於猷爲頃繇邇臣之蔽欺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
拱默懷奸者首鼠而依違篋蹇蹇之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致防
川之患寢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
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
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咨予三事羣牧暨爾衆僚庶
士勉罄忠純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略於幾微謀須
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解弦而更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
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改圖綜覈名實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
仁義而効揖唐后之餘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
過衆聽敢違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大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天勳之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六

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
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
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
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
特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擅哀訃之遽來知力
疾而猶戰眷言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同
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
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子心其猶歉於戲金書劔券曷忘佐運之
功袞衣繡裳尙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嗣彌昌可贈翊運推誠
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
平王諡忠武

勤王事而歿身者臣道之大從夫爵而致貴者婦道之常念我元勳茲有賢配加封之典其可後乎具宮常某妻藍氏賦性懿貞稟質端靖相其君子爲國大臣勤勞王家躬成帝業何大勳之甫集遽屬疾而長逝興言閔悼實悼予懷亦旣褒崇追封王爵維其仇儷獨任家政保毓淑女教飭諸孤諒閭範之足嘉斯恩典之特異從夫之秩禮亦宜之於戲齊眉之歡雖不及於偕老敵體之貴庶永享於終身尙服命儀益綏福祉可封開平王夫人

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位冠師垣夙重疇庸之典節班王社載隆纘武之恩朕嘉念世臣敷求懿德乃眷元勳之裔嘗居上相之尊宜衍真封用昭均逸肆渙敷於垣制直布告於治朝具官某於世鉅材受天大任濟時瓌蘊名久播於華彝貫日精忠志惟安於社稷由司宿衛遂被登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出膺屏翰之勤入掌樞機之密晉顛豕席首正宰廷秩旣比於三台禮爰優於八命翼宣皇化若巫咸之乂王家俾贊神謨猶子房之運籌幄辦天下之大事恢元老之壯猷念我朝建造之初緊爾祖經營之力百戰以定中夏旋取金源十年而集大勳永垂鏤券乃錫東藩之壤肇封異姓之王仍號帝師復盼國印傳世之顯篤生乎後賢有德則昌克繼乎前烈越朕纂承於丕緒賴卿協濟於康功方隆巖石之瞻遽避台星之次攬其撝疏姑從燕處之求建以高牙庶就尊安之樂龔茅封而啓宇登槐位以儀朝凡今日之極榮皆爾家之素有於戲伊呂之得其國悉傳之於子孫堯舜之告其臣必導之以道德如欲富貴之長守莫若始終之不渝益勉

令圖永綏吉履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制

仗節鉞以鎮方面莫隆端揆之額運樞機而制四邊尤重本兵之任暇時碩輔繫我舊臣宜兼將相之權特總軍民之寄王言作命衆聽無譁具官剛毅而魁宏邃明而敦裕允文允武畜兩器以俱全惟孝惟忠肩一心而恪守蚤繇肺腑顯荷龍光備殫歷試之勞綽著崇勳之懋頃大農之晉長旋亞宰之登庸以張弛乎國經以變調乎天緯益恢績用深副倚毗矧爾父兄之賢有大功於王室自我祖宗之世嘗厚賚於汝家念國家多事之秋正左右盡忠之日不資經濟曷致承平粵江浙之奧區最稱巨屏維省垣之夙建用統列城屬相席之久虛命神旗之出洩專持魁柄仍握元樞千里折衝固必先於制勝萬邦爲憲尙其亟於告成威儀庶奮於具瞻節度靡從於中治凡諸政務悉聽便宜君陳之尹東郊勿替嘉猷之入告申伯之式南國有厘良翰之來宣慨未戢於干戈勉少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八

高安除給事中詔

稽於袞繡秉鈞所屆賜履有光肆昭不次之榮佇建非常之績於戲師保分陝地且別於東西股肱輔周體不殊於內外惟集思廣益可以恢公道惟信賞必罰可以服人心益推匡國之誠不展翰方之略欽承寵眷奚埃訓辭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洽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益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閎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閎閎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疎戚酌于衆論俾列邇聯顧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子望

朝廷之禮貴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何方昔其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閔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狀可觀則予汝嘉

秦文除侍儀使誥

夫禮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衆志定贊相之選可不慎歟具官秦文質貌秀偉儀架端詳生于儒家能慎操履頃爲禮部之屬克勤乃事擢可侍儀爰示優用蓋禮以爲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尚敬之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四

九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已精其古所謂顯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

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慎之也以爾阿都刺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司天之職厥屬有五夏官其一也自非通陰陽而明歷數者不以授之以爾張世傑推步之術得於家傳備職司天子茲歲久朕方敬授民時以布政化夏官之正命爾爲之往究所學稱朕意焉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而沒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只官趙得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收青陽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之命天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殞其身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乾坤正氣集卷一百十四

十

追封梁國夫人誥

國家彛制凡有爵位者推恩必及其伉儷而况吾功臣之配乎只官趙德勝妻王氏生于名家稟資淑慎相其君子夙夜勤勞事朕東征西伐無役不從沒身王事大節可嘉贈典追崇昨之大國念其良配亦已考終宜因梁國之封以表從夫之貴淑靈不昧服此寵光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旣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真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爲乃

奮于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轉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皇外考妣追封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爲徐王皇外妣爲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卹典

楊奕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宏治化其職重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十一

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奕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卽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揚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綱紀大振屢參省政勳績尤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尙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綸經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于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宏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歎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

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劾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尙益宣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勳績以副朕懷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朕聞神之爲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宜報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徧告于天下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上言太原城西懸鑿山顯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禱輒應當使至之明日述朕憂民之意默告于神果蒙昭格甘雨隨至大慰民望乃請加封用荅神休朕惟捍災禦患實神之功考之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四

三

祀典禮宜褒贈尙資靈化永庇一方可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主者施行

吳琳除吏部尙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旣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辨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杭琪除戶部尙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占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敷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

曹泣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尙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允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太常爾尙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尙書誥

中書設屬具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蓋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爲官而擇人非稔其良疇膺厥選具官公平濟物敏健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四

三

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事本原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之重宣明國典糾肅官常簪筆而立赤墀盡言無避橫榻而專白簡守正不阿顧節槩之甚優豈褒嘉之可後往遷班於憲部庸率屬於秋官尙推恤刑之心罔攸兼于庶獄肆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恩華益圖慎飭

禮部尙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

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緯典教胄監兼衆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蓋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秘才擅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宜稱茲選詢諸在列爰得其人具官沉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崇論服乎縉紳制

度之文大冊傳于朝野風歆績用鬱爲峻麗遂長春官任我宗伯
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素能更晉華序肆子命爾鑾坡掌制龜
屢談經紬金匱之書典虎闈之教文儒之任備于厥身尙克欽承
茂專所蘊以稱朕寵褒之命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內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恭陳簡冊
徹冕旒中謝竊考詩書之編載覩商周之迹關睢麟趾首形后壹

之賢川楫羹梅成賴臣鄰之正順坤陰以施教協文武以成能肆
大業之肇興聿丕基之永固使內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
洪惟我朝尊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夙彰王釐爾成致主之
忠並懋爰卽繼文之代用刊傳信之書維祖宗實錄之具完獨臣
后本編之猶闕粵自大德丙午之歲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屢凡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古

司特嚴直筆乃懿範徽猷之放失及駿勳偉績之網羅迄爲全書
足禪正史皇明潤色乎鴻憲追典謨誥命之餘體制取法於舊規
配紀傳表志之列於斯爲盛莫之與京此蓋伏遇表正萬邦首出
庶物明德以親九族宏推雍穆之風正心以率百官祗迓隆平之
運永念造家之不易是圖垂統於無窮述作相因古今共貫臣等
粗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褒貶之權姑謹事辭之載昭玉冊鍊書
之盛美勒成一家廣金匱石室之秘藏貽諸百世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遙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敢殫舟車之
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榮水負圖會見羲皇之世渥洼

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
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彝裔遷居西域之西心

秦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厯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驚蹕九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游閭闔儻沐至尊之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于兩階誕敷文德執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嘗符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彛孰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佇聞太乙之歌

漢太尉論七國檄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誼爲非者天報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四

五

弟少諸子又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漢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世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豈漢顧有負於若等耶朕當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爲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蔑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

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邱隴爲虐暴甚而叩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鹵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七國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諭言猶在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侵削諸侯爲辭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謝天下亦既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出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衆而欲與大漢爲敵譬猶履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爲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衆來歸及所在士大夫能慕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六

厥有令甲夫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不同判若白黑爲逆而甘於屠戮孰與爲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爲知幾者所嫻笑檄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惟大漢隆興兼至八荒威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卽位厥旣存撫天下輯安中國朕後興師出兵從事于蠻爨是故有司臨境而東甌請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騾騎抗旌昆邪右袵自上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訕脞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趙化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侏軻擅據其地自立爲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

粵爲外臣及高后時有粵以我隔絕器物爲辭乃自尊號爲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裔爲侂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侂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爲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聞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疵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侂孫胡嗣爲王而東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畱鎮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七

撫之則是大漢始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爲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入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爲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間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彞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以爲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耀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楊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污染凶逆無

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苟或保恃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職在討除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殺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座右銘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亘千載而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爲之實才以爲之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己不施無以見於時內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塗之人而已其無媿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其支將之以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而適用成德而達才古之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六

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自勉而不疑誓斯言其允蹈庶日夕以孳孳

器物銘

并序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各爲之銘非敢貽于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五十首

今錄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子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母蹈非母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憊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復疇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必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四

五

褫銘

布帛大素其尙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焚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劍銘

辛

水斬蛟鱷陸剗象犀盡少忍之以全物軀

友德齋銘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爲吾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子故樂爲之銘曰

君子修己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貞彼德彼有於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違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聖訓斯守所友非德我德則隳友之不擇繇昧是非輕交易絕君子所耻曷哉袁君尙慎其始

逍遙軒銘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逍遙軒或曰史君方以壯年俊才具用於世蓋幾於人而不出矣顧暇於逍遙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交而不能不累於物則焉往而不逍遙然非古之達人不能以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爲卽其名軒之意以爲軒銘銘曰

繫古達人 不與物殊 處人間世 恒與物俱 雖俱於物 而莫我紆 凡物之交 待之維虛 逍遙以游 游乎物初 迨其久矣 曷有曷無 既休天均 遂由道樞 與道爲一 與天爲徒 彼昏不知 同流合污 身爲物役 營營而趨 自邇其躬 弗遑底居 曾是弗寤 亦狂以愚 達人惟君 是鑒 是圖 何以昭之 我言不渝

潛心閣銘

吳郡陸養正氏妙年好修而能文其讀書之閣扁曰潛心志爲學也金華王禕與養正有交友之義因銘其閣以勗之銘曰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五

五

身主乎心 非與物同心 爲物役式 邇其躬 君子爲學 必潛是心 心之弗潛 如水斯瀦 心之潛矣 乃靜以虛 惟虛故明 止水之如聖賢 如何是心 則思德崇業廣 皆思所爲 溫溫恭人 猶玉就瑳 相在爾室 心兮靡它 紛華盛麗 爾則匪無 而爾之志 曾弗彼趨 啓我方冊 對越聖賢 朝斯夕期 終日乾乾 乾乾何惟學 是求 尙鑒茲銘 益茂厥修

羅氏衍慶堂銘

維睦之羅氏 遠有系序 在唐萬象先生 吳越昭諫先生 皆保有令德 爲時名人 至宋季有章甫先生者 又克世其家 因名所居之堂曰衍慶 章甫之孫來請禕銘 乃爲之銘曰

君子修德 所積維善 維善旣隆 厥慶斯衍 有衍者慶 施于後昆 誠

此其美載揚其芬譬彼水木源深本厚其流乃長其末乃茂善積于已慶降自天天匪難必人盍勉旃爰勒茲銘視遠知近尙穀爾後勿替有引

居易齋銘

錢唐徐子貞氏清慎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曰居易屬子爲之銘子辱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辭銘曰

天賦是氣子于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于天莫能或渝君子埃之維易是居孰爲居易素位而行孰爲素位反身而誠誠之道勉之勉之逮之既誠與天無違當其誠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已何與焉相時小人名馳利驅行險僥倖甘于昏愚君子居易維德之基聖謨孔昭尙克念茲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昱嶺關銘

昱嶺關在杭徽之交因山爲險與千秋獨松稱三關而三關莫險於昱嶺國家旣奠南服建江浙行中書省治于杭故杭於今爲大藩視三關蓋要害也至正十六年二月劇盜自徽來犯昱嶺守關帥臣望風退北盜遂入關侵掠內境於潛昌化皆杭屬縣師喪衆暴鞠爲盜區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樞李沈公時爲行省左右司都事受丞相命總督戎事首布書檄開諭黎庶示之恩信使與賊攜遂分諸軍四道而進約並會關下復遣一軍逾關而出設爲疑伏截其奔衝號令堅明莫或逾越三月旣望我軍抵昌化與賊屢戰乘勝追逐過車盤嶺二十八日諸軍如約會集關下卽以其日收復關門盜雖有險不能以爲固矣時驕將或桀驁不用命公盟騎自臨安道新城度浮雲嶺趨於潛召父老慰撫之衆皆感泣請

歸順自新因率民兵與大軍合據關爲守聲威益揚遐邇震疊未
幾徽之境土相繼率平矣竊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
成虎牢傳者謂虎牢鄭之險不繫之鄭責鄭不能守也今公推忠
立義以制師律昭信布德以牖民衷克綏叛徒式遏亂略致是險
阨薦歸版圖駿功英名將與昱嶺爭相雄偉於悠久徵諸大易春
秋之義誠在所足嘉宜勒銘詩用示永世其辭曰

皇帝在御天清地寧孰作弗靖干我太平有蠢寇徒蟻聚蜂結乘
間竊發構禍興孽杭徽之交巍巍大山維天設險界山爲關其險
伊何勢勝形阻劍門陋蜀武岡鄙楚寇徒憑陵闖我關門我險彼
據事乖理屯有偉沈公其氣浩浩乃率王旅乃致天討兵威所臨
邊遠殄殲鯨鯢虺蜮踪消跡潛亦有亂人昔我赤子恩言載如請
命効死維時沈公威恩並宣底定披攘夷視阻艱岩岩茲關我險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四

五

我有孰猶敢闕壞我之守昔壤今完昔塞今通僉曰匪宅沈公之
功公曰敢哉丞相命我丞相之勳我居其可丞相曰嚱天子明明
凡茲武功厥由皇靈皇靈攸被與山無極紀實作詩刻在山石

雲黃菴銘

鳥傷南鄙有雲黃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應身化度羣生於
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有雲黃色圍繞覆護是故
此山名曰雲黃其卓錫處遗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此丘是名妙
珍諸上善人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庵舍架岩爲宇土木堅好
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邱有言我等於此敢
求安隱惟昔如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
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禕來此庵中間比邱言歡喜贊嘆合掌恭
敬而說偈言惟佛生世間本與衆生同云何而得佛一切惟心故

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互具隨心之所念
卽已趁其界心苟欲作佛卽已成佛已所以者何故佛我心所具
一念能堅固云何不作佛我旣成佛已依報及假名衆生無情物
亦皆能作佛所以者何故我與衆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作佛
孰有非佛者心佛與衆生夫豈有差別昔善慧大士願力甚廣大
衆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我與爾等同預龍華會大士之所誓
各各宜精進精進勿外求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誦心王銘
是銘大士說就以銘此庵

周牙璋銘

牙璋周制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蓋王使之瑞節也夫兵戎之事嚴
矣當調發之際屯戍之中不有以示之信則號令之出莫或信之
幾事不密鮮有不害成者故牙璋之用將以取信其間使知號令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十四

之所向所以致其嚴也考之周官其器蓋掌于典瑞其長七寸厚
一寸而二寸其射斜剡左出且圻鄂瑑起若牙之列焉牙齒兵象
故以用之兵戎間也唯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
其用事厥類不一若珍圭以徵守璧羨以起度要皆非若牙璋儼
當軍政之行號令疾於風霆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則其爲用固利
害之攸繫謂爲王使之瑞節豈非然哉古者器必有銘如嘉量盤
杆之屬皆著刊勒而茲獨闕焉謹追序而系之銘曰

國有大事莫重於兵兵則有機匪嚴不行昔在成周制器孔精乃
作兵符牙璋用成厥璋伊何美玉斯斲佗山之石以礪以錯七寸
非短一寸非薄其射二寸剡以圻鄂圻鄂瑑起似牙之張牙齒兵
象旣斷且剛方兵之守我威用藏及兵之征我武維揚其守其征
繇我號令牙璋所臨焱疾風勁智將勇卒力猛威盛指麾之頃孰

不從命示以兵符以決兵機河海可塞山岳可移號令之嚴鬼神弗欺豈維嚴矣大信所維嚴實兵法信則兵本繫茲瑞節天子攸謹緩亟有權出納惟允國之利害視是爲準珍圭璧羨皆器所宜其嚴其信孰茲與夷貴配玉節重儋鎮圭天子之寶典瑞之奇銅虎羽檄漢世所作規模則卑視古斯忤維聖制器萬世矩護爰勒銘詩執事有恪

漢玉律銘

候氣以律製律以竹古制也殿中用玉律則漢制爲然重其用也漢制天子常以日冬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候鐘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各以狀聞而審其効否用占吉凶將飭正人事順迎天休以爲立政出治之本然而天子親臨事大體重截竹而爲莫克稱德乃攻玉是制管長一尺八寸外方而內圓其內有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四

五

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煞至管底徑二寸餘以聚其氣而上之管之數十二置諸禁殿之中而緹室葭灰按候維謹蓋取夫陽精之純以導迎和氣於忽微也竊惟刻玉爲瑄肇自黃帝昭華來獻著於有虞今漢殿之制取法於古實太史之寶器而銘詩無傳可謂闕典因爲補其辭曰

堪輿兩間元氣旁薄何以候之鐘律斯作若昔神聖鉤深深精截竹始製准乎鳳鳴惟漢欽天追古有製刻玉爲律厥數十二體蘊廉潤用窮忽微孚尹旁達聯采互輝有嚴禁殿內閣緹室緹縵周布塗覺惟密日至冬夏二氣茲萌葭灰或揚厥氣有徵黃鐘蕤賓氣應灰出動若發機靡徐靡疾天子敬恭乘輿親臨乃命八能聽均審音聽審之間先後五日占其疾徐用驗凶吉孰爲吉凶候狀

以間導迎叶氣節授斯民先王製律政治所本立政出治罔弗茲
謹維是漢殿古法遙追和陰倡陽與天無違範金鑄銅制作隨世
孰若斯玉質美華貴懿哉寶器太史所司刻銘示重永世勿墮

學海齋銘

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爲學也揚雄氏曰百川
學海而至于海夫海之爲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于海無
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爲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
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
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志于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
或少間吾知其至於道也必矣故爲銘以諭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學之
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倚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五

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邱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旣
艾而勤不底于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
盍鑒于茲

貧樂齋銘

李君彥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間屬其友王禕爲之銘夫君子
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之自外至者孰得而累之外物
不能爲之累則其中之所樂固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故
夫貧而能樂在衆人以爲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一毫之矯僞
者也吾彥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之門其學蓋知本矣及其仕
也入則爲王官出則爲郡守亦旣顯庸而其操行視身廉慎儉約
所謂貴而能貧者則其貧而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亦且有以
信之矣故禕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有粹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至樂攸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真君子之貧則維其常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顏氏子貧亦甚焉陋巷簞瓢爲樂則全維彥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有容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期我名其徵

散木庵銘

散木庵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散才也世故棄而弗用矣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於是吾今亦己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木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居固其所也乃自爲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嘆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四

七

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爲之銘銘曰

木之散也以爲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有安而無虞

補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質驍勇器量雄深胷襟豁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蚤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益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迹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輸成之勸於戲立非當之功則有非常

